

# 青年的理智

## 遙寄青年之十五

敬愛的青年：

人並不如馬克斯共產主義者所強調的：只是物質的一種高級形式；也並不如唯物進化學論者所武斷的：只是生物學中的一種高級動物。人之所以為「人」，人之所以為「萬物之靈」，全在乎除了物質的肉軀、和動物性的本能生活以外，還有個非物質的、超動物性的靈魂。——人的靈魂具備兩種超物質的官能，這兩種超物質的官能，就是人類得天獨厚的「理智」和「意志」。在上一次的「遙寄」中，我們談過了「意志」。這次就讓我們談談「理智」罷！

人體依化學分析，僅值美金一元六角。但人的「理智」卻從人類穴居野處，茹毛飲

血的生活方式，創造了二十世紀進入太空時代的文明。科學、哲學、文學、美術、音樂、建築……一切人類的文化，都莫不是人底理智能力的結晶。事實上，誰能使人相信，又誰會相信：米開朗基羅的聖伯多祿大殿的圓頂，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樂，達芬奇的蒙娜麗莎畫像，但丁的神曲，聖多瑪斯的神學集成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……都只是些物質盲目構成的形式，都只是些物質偶然湊合的現象？

人有理智：所以能思想、能認識、能推理；有理解力，知道推論其所以，領悟其當然；有批判力，足以明辨是非，判別真偽；有抽象概念，可超越任何物質的三個重要性——外延（體積）、動與力，而及於非物質成分的「意義」；還能自覺，自己反省自己，自己認識自己：不特會自己知道自己在思想，尚且還會自己知道「自己知道自己在思想」。此外，也能反省自己的反省，思想自己的思想……。這許多許多奇妙神秘的超物質的能力，都是人的理智作用，是任何高級動物所沒有的。牠們有的只是本能，只是感覺，只是些「具體」和「個別」的經驗。

人有理智：所以有「自我位格」(Person)的觀念。笛卡兒(Descartes)的名句「我思則我存」(Cogito ergo sum)，確是懷疑論者的當頭棒。我思想，故我存在；我會思想，所以我知道有我存在；如果我不存在的話，那麼，誰在此時此地思想？誰在此時此地發生懷疑呢？我既然能夠思想，我既然能夠發生懷疑，無疑地，我是確實存在的了！

不過，我存在，我知道我存在，但這個「我」究竟是什麼？我思想，是我的腦袋在思想嗎？不，是「我」(Ego)在思想，我的腦只是我用以思想的工具，正如我現今在寫着這篇文章，並不是我的手、或我手上的筆會寫出這篇文章，而是「我」在寫這篇文章和藉着這篇文章來傳達着我的思想。並且，這個現今在我個體內的「我」，也就是昨天的我，和若干年前的我。縱然我的肉軀不斷地推陳出新、變換不已，組成我身體的細胞，每七年會全部變換一次，但，「我」卻是始終不變的，七年前的「我」和七年後的「我」，還是一樣的「我」。是「我」在主持着我一生的切思言行動，也是「我」在負責着我一生的切思言行動。這個「我」(Ego)當然是非物質的；這個「我」就

是我的「位格」(Person)——統攝着我的整個肉體與靈魂。

親愛的青年，也許你會覺着上邊所說的有點深奧玄妙，不錯，我們底理智的作用就是這麼深奧玄妙的。它會超脫一切空間的範疇，由狹隘的物質世界中，扶搖而直上霄漢，直觀超物質的對象。甚且還可以透過時間的領域，接觸到來世的「永生」：死後我們如何？是一切俱化為烏有呢？或者我們要永遠存在？死是生命的結束呢？還是新生命的開始？……這些都是關及「永生」的問題，可是我們的理智卻現今就可以掌握着。

人有理智，能思想：所以人的生活斷不應是渾渾噩噩的，像動物的生活一般，只是盲目的衝動。人的理智應支配着人的活動，人的思想應發見自己生存的目的。造物主賦予我們理智，就是為教我們思想和追求真理的。巴斯加(Pascal)寫過：『思想是人的尊嚴與價值所在。』聖多瑪斯也說過：『求學，不是為了知道人家思想了甚麼，卻是為了學會自己去思想。』的確，思想是人底生活的起點；思想是尋得真理的寶鑰；思想會增加你的智慧，告訴給你做人的道理，使你活得更充實、更豐富、也更有意義。

理智的對象是「真」。理智求得真理，才能算是克盡厥職，完成了任務。真理與真理之間決不會衝突；而「真」、「假」與「新」、「舊」也更不會有必然的關係的。「真」的可能是「新」的，「真」的亦可能是「舊」的；「新」的不一定是「真」的，「舊」的亦不一定是「假」的。反正真理萬古常新，最經得起時間與理智的考驗。只要人不忘掉理智，只要人不浪費理智，能誠意，能虛心，真理就在前邊向我們招手。